

母亲的叶搭饼

□邓宗良

秋天的一个傍晚,帮外公晒了一天花生的母亲回家了。母亲双手在胸前拽着肩膀后面有点儿沉的麻袋,费劲地从狭小的门口挤进来,身后的夕阳余晖勾勒出柔和温暖的轮廓。看上去,门框就像一个画框。伴着母亲一声重重的喘息,麻袋搁到了地上,里面发出窸窣窸窣小而清脆的声响。母亲说:“花生有了。”麻袋里是晒干的带壳花生,要是在集市上买,母亲不会买这么多,也不会买这么好的。她舍不得多花一分冤枉钱。外公总是在自留地的收成里,留下最好的,不管是花生,还是其他的。母亲高大健硕,性格洒脱豁达,年复一年的紧日子使她学会了精打细算。母亲说,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,一天也少不了,手头不攒得紧点儿,剩下的日子就没了着落。母亲买集市上的东西,讲价还价不是太在意,思付得更多的是什么季节买什么最合适,所需的东西一年中总有个质高价低的时间节点。她在集市里看一看、闻一闻、摸一摸,就能知道要买的東西的细微差别。一小把糯米在她手心轻轻揉一揉,新米还是陈米,是否完全干透,早就心里有数。有了花生,母亲又从集市上买回红片糖。回到家,一片一片地拿起来,对着太阳,眯着眼睛看一遍。红片糖真的没有杂质,是很称心的琥珀色。母亲后来从集市回来,有时还会说:“红片糖比以前便宜了。”即使她不再需要红片糖,经过红片糖摊位时还是多看一眼。其实她就这么一说,并不是真的觉得以前买贵了。她之前买的更纯净,表层像油脂一样细腻又清亮。母亲在家里有时会念叨这样的话,似乎是自言自语,似乎是跟孩子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念叨,语气淡淡的。这就是家,母亲可以毫不掩饰地排解一下生活的重压。

就是这样,大半年时间里,母亲不紧不慢地准备糯米、花生、芝麻和红片糖,这些都是做叶搭饼不可缺少的。叶搭饼是雷州半岛的年饼。糯米粉揉成饼皮,馅料就是花生、芝麻、椰丝和红片糖。那个年代,一年到头,再没有比叶搭饼更让孩子们期待的透着仪式感的香甜食物了。有点几年纪的雷州半岛人,即使走到天涯海角,只要到了春节,都会想起叶搭饼。

祭灶过后,母亲就到有石臼的邻居家春泡了一夜的软糯米,春热锅里翻炒过的香气扑鼻的花生米和黑芝麻。那几天,此起彼伏的石臼声,通宵达旦,小镇睡得安详又踏实。这富有节奏的声响,低沉,执着,仿佛耐心地打扫着小镇所有角落里的寒意,召唤春天快点到来。红片糖是用菜刀刨下来的,像纸片,薄薄的,软软的,落在浅浅的小竹盘里,手指一碰便成了糖粉。孩子们眼巴巴地盯着刨下的红片糖薄片。母亲抓起一把,一小份一小份地搁在孩子们早就伸到她跟前的小手里,说:“出去玩吧,多玩一会儿再回来。”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走了,母亲叹了一口气,轻轻地,却是来自心底。

沙陶盆里的糯米粉和着热水,母亲使劲地揉成黏黏软软

的一团,掰下一小块,在手里捏成个小碗状,塞进馅料,边捏边转动着收口,然后放手心,两只手掌合起来轻轻一压,成了扁圆的饼子,两面贴上菠萝蜜叶子,凑足一屉就可以放进锅里蒸熟。只要有一户人家做叶搭饼,巷子里就飘着香甜。母亲把剩下的菠萝蜜绿叶叠在一起,垫着刚出锅的滚烫的叶搭饼,一边递到围在灶台边的孩子们的小手里,一边说:“别烫着了,等一会儿吃。”孩子们哪等得了,小嘴吸溜吸溜地吸着凉气,一小块叶搭饼就进到肚子了,不等母亲问“好吃吗”,就连声说:“好吃好吃。”母亲开心笑着,缝眼里不易觉察的泪花被灶火照得闪闪发亮。孩子们看得出来,母亲的泪花不是烟熏出来的。做叶搭饼不需要太早准备的是菠萝蜜叶子。有时叶子不够,母亲就让孩子们出去摘一把。邻居的围墙伸出菠萝蜜树枝,有摘不完的叶子,踮起脚尖够得着,跳起来能摘到更好的。树枝上叶把脱开之处,小眼儿密密麻麻,不一会儿就沁出乳白的树脂,点点滴滴地随风飘落。

蒸出来的叶搭饼,菠萝蜜叶子从翠绿变成了金黄,也平整了许多。刚出锅的叶搭饼,叶子和饼皮很难剥离。晾凉后,轻轻揭开叶子,白玉般的饼皮上留着叶脉清晰、细致、干变万化的线条。一直到现在,也没有见过比它更美的饼皮了,这不是哪个能工巧匠能做得出来的。饼皮上的叶脉线条,深深浅浅,弯弯曲曲,藏着菠萝蜜的缕缕香气。

叶搭饼装满两个带盖子的竹篮,吊挂在房梁下。竹篮半个水桶大小,叶搭饼实在不多,要一直吃到元宵节,看上去是不可能的,母亲却做到了。绳子把竹篮挂得高高的,母亲说:“要挂得高一点儿,这样老鼠偷吃不了。”孩子们也是够不着的,但搬来个凳子,还是可以取到的,只是孩子们不想这么做。母亲看着孩子们不时瞟一眼竹篮,心里一阵酸楚,她只是轻声说:“一点儿一点儿地吃才香呢。”连她都觉得这不是个让人信服的理由,又补上了一句,“反正迟早都要进你们肚子的,别人不吃。”真的没有见过母亲吃过一个,她只想着到了元宵节那天,自己家的孩子跟别家的孩子一样,小手里也拿着一个叶搭饼。即使每年都没有让母亲失望过,但没到元宵节那一天,母亲都会担心的,毕竟饼不多。

大年三十,要回到父亲的村庄祭祖。祖屋是后来简单翻建的,阳光穿过小小的没有玻璃的窗口,静静地落在靠着小神龛前窄窄的小条案上。其他的供品,平时节日里都出现过,叶搭饼就像画面上的高光点,意味着这是春节祭拜。风好奇地闯入平时没有打开的门,将香炉里几支燃着的香火的烟灰,吹落到叶搭饼的菠萝蜜叶子上。菠萝蜜叶子像秋天金黄的落叶,香灰在上面泛起一层依稀可见的银白,有如一抹月光,好像一缕流逝的时光。

春节前,邻居之间总是要走动的。当然不能空着手去,于是叶搭饼就成了最合适的也是约定俗成的伴手礼。叶搭饼被装到小小的竹篮里,每走一家,就给人家送上四个或六个,人家收了两三个,又还回一两个。对方回访时,还会多送几个,礼尚往来,大家的叶搭饼几乎不多不少。孤寡老人只收不还,这个习俗很是温

那条路还在

□刘 厦

不了,好像被风送回来了。

我们总是清楚地知道,这棵树到哪儿了,前面是一片什么庄稼,路上的那小风快到了,过去之后,路的右边会有一段篱笆墙,上面结满了又小又红的枸杞。

曾经的那些画面又都来到了我的面前,我看着它们继续往前走,走过了这最后一座房子,就出村了。赤裸的落日和我对视,我们之间只有辽阔的原野,原野当中一条平坦而安静的小路把我们相连。

每当走到这里我都是兴奋的,仿佛前面有好多好事在等着我。

而现在可惜有个人和我打招呼,让我又想起了我现在的谁。突然我发现了自己的陌生,我像一个外来者,我怎么会穿这样的衣服,面带这样的神情?唯一能证明我和以前那个我有关系的,是我的轮椅和推着我的母亲。

那片葡萄地看似安静,但你顺着树干看去,就会突然看到一个人在锄草,她离你是那么近。二十年后,我再一次向那看去,依然是那个人。二十年了,她没有变老,还穿着那样的衣服,还是满脸笑意,直起腰来和我说话。我开始怀疑,时间并不能带走什么,只是让一

些东西换了换位置,让一些东西远了,让一些东西分开了。

趁着落日的余光还在,我想去寻找那一棵树,寻找我在那树上刻下的我的名字。那是一棵非常高的杨树,就在那拐弯之前。

它变大了,每一笔画也变得粗壮,我的名字看上去更像是许多重叠的疤,和这树长成了一体。当初我只是想留下一些记忆,让它和树一起长大;而现在我发现,一些美好的往事,长着长着就长成了疼痛而刻骨的疤痕。

我继续走着,不为去哪里,只想让时间摆脱用途和目的,只想模仿小时候,在天黑的时候再回家。

我走到了两边都是老梨树的地方,这是我梦中经常出现的场景。春天的时候这里开满了白色的梨花,梨花的香气仿佛变成了春风。一阵阵的花瓣落在我们身上,让我以为是那路过的白云掉落的。如果是夏天,树上未成熟的小梨可爱得总让我们忍不住摘一个。树下路边就有几个坟,我们不知道是谁的坟,但我们围着它们玩,丝毫不会害怕,仿佛它们和不远处那个窝棚一样,里面也住着一个看地的老人。



馨。这样送来送去,有意义吗?母亲听到孩子们这问题,认真地说:“傻孩子,老例自有老例的理。你慢慢会明白的。”孩子们似懂非懂,她接着说,“说个你们听得懂的吧。巷头的婶子,夏天时,咱们家的黄狗吓着他们家的老人了,好在没破皮肉,她背地里还是叨叨了几句。借着过年了,主动看看人家,给人家送个好脸。过年了,谁还在乎那些陈芝麻烂谷子?就是再大的疙瘩,也就这么过去了。”叶搭饼,不仅仅是用来过年的。

随着送礼回礼,吊挂竹篮里的叶搭饼多了一些口味,这让孩子们喜出望外。过了年不久,叶搭饼开始长霉了,菠萝蜜叶子没有盖住的边缘窜出白乎乎的绒毛。母亲回锅一蒸,霉丝便不翼而飞。把长了霉丝的叶搭饼,放到灶膛的热灰烬上烤,不一会儿就传来滋滋的声响,焦香扑鼻而来。揭开烤焦的菠萝蜜叶子,饼皮焦黄,刮去几个略微微黑的焦泡,吃起来好有韧劲。过了元宵节,叶搭饼差不多就吃完了。剩下的最后几个,真的是格外甜美。不多的叶搭饼,在母亲的手里好像变得很多,孩子们真的一直吃到了元宵节。元宵节那天的小巷里,孩子们手里攥着叶搭饼,一只一只地放着小小的爆竹,母亲的眉头舒展了许多,轻松了许多,一整天都挂着笑意,显得年轻了不少。

长大后,离开了家乡。回家过年,除夕夜,饭桌摆着叶搭饼,几乎没有人动一下。年夜饭的丰盛,是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,家里居然也吃上了一些山珍海味。母亲慢慢变老了,后来腰驼得比当年的外婆还厉害,没有气力做叶搭饼了。这时母亲可以吃到叶搭饼了,但她只剩下几颗仅能上下咬合勉强吃鱼肉的门牙,吃叶搭饼已是力不从心。有一年不做叶搭饼,祭祖的小条案上叶搭饼的缺失,没有了亲人指间的温馨;到邻居家拜年,没了叶搭饼,话更不知从何说起。第二年,母亲早早就叮嘱瘦子,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些叶搭饼的。

如今,母亲已经走了,家里不再做叶搭饼。在北京过年,有时老家亲人快递来叶搭饼,网购也很方便。它的馅料高档新奇,客观地说更好吃了。它变小了,精致了,贴上面的菠萝蜜叶子,往往用剪刀细心修整。揭开叶子,饼皮上依然有叶脉的线条,越看越像是刻意做上去的,新鲜菠萝蜜叶子那股天然清香似乎闻不到了。没有了母亲味道的叶搭饼,变得如此生硬和陌生。

短短的五十年,小小的叶搭饼见证了贫穷和富足。沧海桑田般的变化,可能连预言家们都目瞪口呆。告别了千百年来忧于衣食有什么不好的?却还是常常思念小时候母亲的叶搭饼。真想手里再有一个母亲的叶搭饼,让我一点一点地揭开菠萝蜜叶子。饼皮上的叶脉印痕,依然深深浅浅、弯弯曲曲,藏着往事,沁出母亲的温暖。

记得我在树下吐过一个泡泡糖,弟弟用小树枝把它滚成了一个泥球,用小树枝撕扯,拉力极强。我们说,看地的老头儿一定会发现这块特殊的泥土。没错,他一定会感到奇怪。

现在,这几个坟一点也没有变旧,不远处的窝棚却响起了一个孩子的笑声。

天暗了下来,我还在继续走。这条路原来很短,走不了多大会儿就到头了。

我将走进另一个村庄,这个村庄好热闹,卖菜的、卖熟食的,聚在街边,挂起了电灯,散发着烤鸭、炸香肠的味道,吸引来好多购买幸福的人。其实幸福是可以购买的,它就存在于这些商品中,让人们直接拿在手中。

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,但是我走到了。我回头望去,那条路还在那里,还会有像我一样的孩子在那里玩。而我,只是一个过客。

我看见,我的车辙,我亲人的脚印,我们的笑声和话语,留在了那里。我说我那么多东西怎么找不到了,原来是掉落到了这条路上。这条路永远收藏着我的往事,我相信,它会记住每一个来到这的人。

有一些事物,时间并不能将它奈何,它将长存于岁月之中,但没有谁能够与它相守。我走了,把一条路留在了那儿。

跟她回家前,我已无数次听她说起那个地方。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,每次都从她的话语里洋溢出来。

从张家界一路往西走,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面,湖南省的西北部,龙山县城就挨着湖北省。车子从高速下来后往右拐是县城,往左拐就是回家的方向。记得初次和她回去时,还是二月,匆忙离开张家界的校园,下高速时已经天黑了。那些在她口中提及多次的景观,一处也没有得见。

沿着黑黢黢的道路终于回到家里,我的紧张时刻才真正到来。一路上我都在与她开玩笑,第一次见家长,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,一点问题没有。当汽车拐弯驶上去往她家的小路,当她的小弟为我们打开门前的灯,当她的爸妈从灶房迎出来,在初春清冷的夜里把我们接到温暖的灶火前,我才从她后来的玩笑中知道,饭桌前的自己当时是多么局促。毕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!

紧张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,她的父母和亲人非常和善,尽管说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,但时不时会顾及我,又用我也不甚明白的普通话对我再说一次。我也努力想让自己尽快融入进去,拿一下碗筷,或帮忙搬一下东西,多说话,了解他们,也让他们了解自己。我这种笨方法,后来也被她笑话了,说她爸和二姑爷都没说过那么多话,而我才刚来呢。阿姨性格开朗,仿佛总有什么高兴的事情想与我分享,叔叔更沉默,就像屋后的大山,但很快也对我打开了话匣子。说起他的童年,以及屋后山涧里的鱼虾,说起这里的好水,还有夏日时才出现的瀑布。说着他就翻找出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给我看,他还特地拍下了崖壁上一块浮雕状的石块,对我说:“看,像不像布达拉宫?”

我把这些告诉她的时候,她惊讶地看着我,说这么快就把这些都告诉你了?我说还不止呢,他还邀请我暑假回来和他们一起去山涧里抓小鱼虾,似乎由此,我才真正感觉,自己和她的故乡有了某种坚实的联系。

白天时她便带着我往里走那里去,好像要将家门口的人和物都介绍给我才算完,可她哪里知道,在她醒来之前,我已经偷偷地走了一遍。那确实是我未曾享有过的风景。她的家在一个山坳旁,那条往下延伸的山涧,把两块塍地割裂开来,她带我走到那座横跨其上的桥上,把从前在电话里的话又说了一遍。只是这次我就站在她的身边,踩在她故乡的土地上。她指着近百米高的桥底下那条弯曲弯曲、时隐时现的白线说:“我们以前就是走这条路到对面去,只有这一条路,你别看这么短的距离,上上下下我们要走小半天,雨大的时候,沟底的水涨起来,我们就没办法过去了。”二月阴雨,白雾遮掩,那条白线在我的注视下,仿佛有了一丝羞怯,在雾中消失不见。

沿着这条山涧往上,就是屋后的群山。从桥上望去,条条山脊在雨雾间隐现,如果从天空俯视,云雾聚散间,会发现山涧犹如巨木长出了根系,一条条扎向群山的深处。她说家里的水就是从山上来的,一年四季从不间断流,“像去年,到处都闹旱灾,就连山涧那边都缺水,禾苗苞谷都枯死了,只有这块塍地……”她努努嘴接着说,“山上流下来的水还是清冽甘甜的。”细微的冷雨打湿了她的头发,山谷吹着不停歇的风,我拉着她往回走,尽管很冷,我还是想回到厨房边的小水池旁,慢慢拧开水管的阀门,洗洗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葱苗,或者就是洗洗手。我想起去年旱时和父亲的通话,他说家里的井水抽上来都是浑黄的,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。我羡慕这样的山泉水,甚至希望自己就住在哪座山脚下,山影清风,门前的沟渠一年到头都有流水淙淙。

背后的群山显然并非只带给了她清洁的水源,我想还有更多,在过去二十多年时光里,浸润了她的眼神,融入了她的呼吸,更滋养了她的心灵。山上草木葱茏,阳光乍现的间隙,洁白的雾气从山林间氤氲出来,在山谷与林木中起伏聚散,仿佛那青翠的皮毛之下,有只充满生气的灵兽,白天沉睡,夜晚就醒来,在天地间撒欢,但从不惊扰一个梦。细雨滴答的暗夜,无人搅扰的山村,寂寞得鸣虫都停了声响,又有什么还会拥堵在胸口呢?一觉醒来,不记得什么时候睡着的,也想不起有梦。她更是如此吧,天天被一群小孩子围着,大大小小的事情,叽叽喳喳的声音,还有各项考核条例,让她忙得没有时间停下来。异乡的夜晚,是否故乡比任何任何时候都更浓烈地散发气息,吸引她归去?只有回到故乡,她才能酣然入睡。

她的房间里有晾干的山果,有干枯的树枝,有狗尾草和野花,阿姨说她像只野兽,就喜欢把山中草木带回巢窠,阿姨看不惯,偶尔还会把她带回来的东西丢出门。但我懂得,她带回的岂止是山间的草木,更是山水的美学,是心灵深处的热爱,热爱自己,也热爱生活。她多么特别,又多么倔强,似乎只要在家里,她就有无尽的力量与自信。她眷恋这个故乡,以致才相恋,她就迫不及待地把我带到了家里,就像带回一根遥远的绿枝,带我认识家人、认识山、认识水、认识路和那片土地。幸好这次阿姨没有二话不说,把我也扔出去。

这就是她的故乡啊,我想她的故乡也给了我好运。几个月之后,被我叫作“叔叔”“阿姨”的人,被我叫作了“父亲”和“母亲”。

山水之间

□李路平